



版式：伟东



“猫型人格”朋友稀

在“狗型人格”“猫型人格”“羊型人格”中，我明显属“猫型”。就是大家都认可一个判断时，我却有些怀疑，认为不那么简单。从管理学上讲，为了解决问题、达成共识，需要大量“狗型”甚至“羊型”人格的人。但“猫型”不可替代，且需要被保

护，他们是社会的预警机，是生活的镜像者，常常站在标准的另一面。

作家之优秀者怕都算“猫型”，怀疑权威，特立独行。村上春树说他对作家与作家之间搞好关系持悲观态度：“号称作家的人基本上都是自私的人种，毕竟大多数家伙自尊心很强，竞争意识旺盛，同为作家的一伙人终日群居的话，交往不顺的情况要远远多于和睦相处。”

我是“猫型”作家+“猫型”编辑，朋友不多，且始终处于淘汰之中——我很难做朋友，做我的朋友很难。

多年同事成兄弟

我从酒囊转变，从麻将桌抽身，图书销售渐入佳境，一上午就能把活干完。之后，我从慵懒午间小睡中醒来，阳光正好西晒，我写文字时有切肤之满足感。写累了，走到右侧茶几旁边，铺上水洗书法纸，从右前方香炉里蘸水，在纸上写字。

几年后换了新领导。天天下午来，坐到茶几边，拿笔写字，跟我扯工作。

我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，我有些恼。

有一天，我一本正经地祭出“猫型人格”超低情商：你应该像领导，待在你那间领导的办公室里。

从此，我穿起了一双接着一双的小鞋。

一个同事同情我，不停地做我的工作，平复我的情绪。末了，特别叮嘱一句：可不要把我写进你的书里啊。

村上春树的同事就警告他：你要是把我写进你的作品中去，我就与你断交。

多年后我捧了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来读。吓一跳，吴先生写了多少作家、出版人啊，并且完全是站在出版人角度写的。我能否写一部《新儒林外史》呢？

五月十九日下班时，同事提了包，走到我的桌边，云淡风轻：我要去医院待上一段时间，那地方转移了。

这个……我……

我坐着，有些失措，竟然还没有站起身来。

然后，我从左下抽屉拿出四本八分书宣纸，递给她，到了医院就练字吧。一开始不要怕字写不好看，按照写钢笔字的速度写，写到格子里，不要用大毛笔（如果没有，我叫人送去），医院里人多，厚着脸皮写两天面子关就过去了，写日记或写一些命题文章最好（抄字帖最容易失去信心），尝试写繁体。四本写完，先不说写得好不好，至少顺畅了。

因为“猫型”，我交友甚少，同事之间利益上、为人处事上不能不有所提防，但我在内心把她当

真正的朋友圈

魏振强

“这样的酒喝一场少一场，每一场都可能是最后一场，因为如此珍惜相遇才会如此怕离别……”本期的一位年轻作者写下这样一句话。忧伤裹着伤感，感伤裹着忧伤。

大千世界，浩浩荡荡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遇，总是偶然，但因为多看一眼，多说一句，多存一份相惜之心，便有相识、相交。从相遇到相交，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翻越千山万水，慢慢靠近、拥抱，进而相知、相爱。因为相知、相爱，两个人也变得更为美好。这样的人，才

能称为朋友。

朋友会有神奇的力量，他会把另一个气息、志趣相近的人吸引过来，成为朋友的朋友。三五个气息相通、心性高洁的人走到一起，一个生机勃勃的朋友圈应运而生。他们在交往中改变彼此，因为彼此的改变，世界也得以改变——彼此更美好，世界更美好。

我们书写、赞美、珍惜这样的朋友圈，而不是那些因猥琐而抱团的圈子，因为那不是朋友圈。

赏心只有三两枝

张花氏

成朋友甚至兄弟很多年了。现在打字，回想昨天没心没肺的表情，眼泪在小眼眶里转，很丑。

那个叫“转移”的词汇，有些义项应该消失。

良友不妨尊书籍

如果像打量美人一样看书，书就是活泼泼的美人风度。

大三十二开，竖着裁去一络，风姿立现。酒红色布料套在沉厚平坦的纸板上，雍容典雅。经过数道工序的烫金字体，富足和平。酒红之外罩一件外套，外套要呈现与内袍映衬的色泽，咖啡纸色是上选。像古堡，素朴中沉潜，掩藏了芳华，令人肃然起敬。艳了，会露轻薄的本相。

著得好衣，腰条贴身一束，千娇百媚，腰条甚至有体温。

勒口是美人头上的罩纱，环衬是肌肤相亲的内衫。翻开，墨香沉著在通体的健康白上，不刺人眼球，不夺人心魂。

书签如美人写真，偶然从书页中逃出，跃落在书桌之下，是一个有些促狭、顽劣的美人，倚门回首，伴梅而嗅。

天头地脚多空，会让爱做笔记的读者开心。

良友不妨尊书籍，书籍具象美人，又兼良友，背后是哲学的意义。

赏心只有三两枝

古人说：“触目横斜千万朵，赏心只有三两枝。”昨晚回家，先微信安慰台湾朋友，继而问候老家四川乐山的“毛根”们，再是关心北京“止乎礼”的初恋，最后跟上海朋友煲了一个时事粥。瘟疫正肆虐我那“三两枝”“赏心”们的家园，愿他们平安。

赏心者稀，心里却是重重的存在。



张花氏，本名张国文，现居成都。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，出版社副编审。先后策划《世纪伟人邓小平》《凭什么成就卓越》和《我们在长大》等作品出版；著有《与苏东坡分享创造力》《东坡茶》《东坡酒》等。